

# 萬族萬民

亞洲觀點 · 對話 · 踐行  
East Asia's Millions 國際中文版

OMF 160週年系列

## 從鷹架任務到搭橋工程 ——迎接全球宣教力量互賴的紀元

 2025卷三  
總116期

4 封面故事 | 來與全球同工說聲嗨：南北合作新篇章

16 國度似顏繪 | 印度東北宣教熱潮

20 跨文化廚房 | 馬達加斯加「薑味鹹粥」

封面故事

OMF 160週年系列

# 從鷹架任務到搭橋工程

——迎接全球宣教力量互賴的紀元

2 卷一  
放手、援手、攜手：  
從獨立自主到相互依存

4 卷二  
與全球同工說聲嗨：  
南北合作新篇章

8 卷三  
在財力與人力以外：  
陪伴大國工人同走二哩路



海外基督使團（前中國內地會）

東亞心 傳佳音

台灣  
23561新北市中和區  
復興路262號三樓  
886-2-2240-1865  
<http://www.omf.org.tw>

馬來西亞  
3A, Jalan Nipah, Off Jalan Ampang,  
55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603-4257-4263  
<http://omf.org.my>

新加坡  
2 Cluny Road, Singapore 259570  
65-6510-3130  
<http://www.omf.org/singapore>



## 經文亮光

12 宣教新領域

## 宣教士手札

14 陪伴大國宣教士的挑戰與反思

## 國度似顏繪

16 印度東北宣教熱潮：  
從復興之火到跨文化差派



## 南北觀點

18 走出西方、面向普世：  
主體世界的宣教學自思旅程

## 跨文化廚房

20 馬達加斯加  
「薑味鹹粥」



# 卷首語

饒以德

主體世界 (The Majority World) 過去又被稱為第三世界，意指在西方 (第一世界)、紅色東方 (第二世界) 之外的第三集團，絕大多數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冷戰落幕後，也有人將他們泛稱為全球南方 (The Global South)，強調其在經濟發展上的邊陲或半邊陲地位。如今，上帝正在主體世界行新事，不只是當地教會被建立，而是他們正積極參與普世宣教。

使團在這浪潮中可以成為搭橋者，幫助某些主體世界基督徒走進東亞，同時也陪伴東亞基督徒前往普世的未得群體中。因此，我們拓寬鷹架精神，除了本土化教會的自立，還要追求全球相互依存；我們也聽聽使團內來自主體世界同工的故事，認識他們的差傳處境和感受；我們也更具體介紹使團為何及如何「搭橋」，與上帝一同作新事。

本期雜誌是一段繽紛旅程，足跡包括南美洲的智利、次大陸的印度；連使徒行傳中腓利故事都能連接至現今的全球流動人群……若您感到有些炫目，不妨喝碗馬達加斯加的薑味鹹粥，有點像菲律賓賓米粥，又帶幾分華人粥品的熟悉感，品嚐那似遠又近的別緻風味。☪

萬族萬民 總第116期·二〇二五年卷三  
East Asia's Millions 國際中文版

©海外基督使團 版權所有，轉載請先洽詢

顧問 馮浩鏗、馮鄭珍妮  
編輯 許帆、饒以德、劉如菁、譚朗如  
設計 區嘉樂



萬族萬民部落格

美國  
10 W. Dry Creek Circle,  
Littleton CO, 80120-4413, USA  
800-422-5330/303-730-4160  
<http://www.omf.org/us>

加拿大  
10 Huntingdale Blvd. Scarborough,  
Ontario M1W 2S5, Canada  
1 905 568 9971/1888 657 8010  
<http://www.omf.org/ca>

馮浩鑾 / 使團全球特使  
饒以德 / 全球華文總編輯

二人為《何斯德——寧願隱藏的領袖》共同作者

卷一

## 放手、援手、攜手： 從獨立自主到相互依存

走過160年，建立本土化教會是使團始終堅持的使命，這使命也在世事更迭中不斷拓展與更新。例如因著1950年代政治局勢的變化，上帝拓寬了使團事奉的範圍，不只是回應中國屬靈的需要，更擴及關愛東亞萬民。而隨著普世教會板塊的移動，使團似乎也要持續調整事奉的遠景，前進至差會和教會發展的另一篇章。



### 何斯德也難以想像的事？

自戴德生在柏萊頓海灘回應上帝的呼召以來，建立本土化教會一直是中國內地會事工의 核心理念。在事工的初步階段，這理念體現為福音的本土化。戴德生和他的同工留辮子、穿唐裝，學習語言和使用碗筷，在生活和文化上都與中國人認同。戴德生的事工遠景是建造屬於中國人自己的教會，他看自己只是座鷹架：「我們外國宣教士，就如建屋時所搭的鷹架，房子建好，鷹架愈早拆掉愈好。」

作為戴德生的接班人，何斯德不但深明本土化的理念，更致力推動中國教會的自治、自養和自傳，使理念在實際的處境中落地生根。經歷庚子動亂、軍閥內戰、非基運動的浪潮，內地會不但在每次危機中堅持異象，更從中找到契機，學習放手，給予中國教會更多參與和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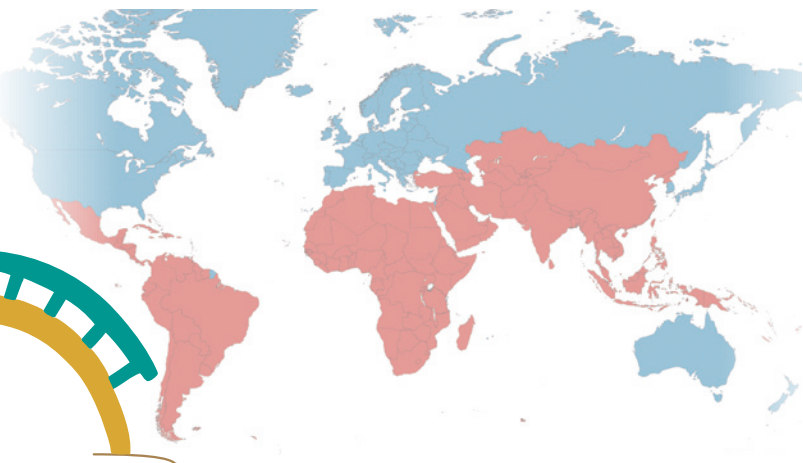
的空間。在何斯德的推動下，許多本地教會不但逐漸自立，甚至開始投入周遭區域和少數民族的宣教工作，隱約帶出本土化宣教運動的雛形。

使團多年來的事奉正是向著戴德生與何斯德所看見的遠景而努力。感謝神，在東亞的部分群體中，我們確實看到本土化教會運動升格為本土化宣教運動，鷹架似乎可以功成身退。然而，我們還是要問一句：這就是故事的全部嗎？是否還有戴德生與何斯德百餘年前尚未描繪的未來？

### 下一章：以COALA為例

何斯德經歷的時代與戴德生不大一樣，而使團（OMF）所處的環境亦與內地會（CIM）時期大不相同。世界不斷改變，基督教的板塊也不斷移動。人們將世界按發展程度區分為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在過去的100年間，教會的重心顯然向南遷徙。根據宣教學者陶強森（Todd Johnson）的研究，1900年時，全球82%的基督徒在北方，到2025年卻已降至31%，而預計到2075年僅剩17%；南方的比例則是完全相反，1900年為18%，2025年為69%，2075年將高達83%。

全球南方主體世界各種形式的宣教運動（Majority World Mission Movements）正在萌芽，COALA（Christ Over Asia,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簡稱COALA）就是其中一個例子。為要塑造主體世界宣教的異象與使命，COALA從2022至2025年，透過在首爾、曼谷、釜山及巴拿馬的數次大會，以及持續的協商與禱告，邀請到愈來愈多教會及機構領袖



參與其中。COALA運動逐漸茁壯，並表達出「多中心宣教」的信念：從各處到各處的宣教運動（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

### 1. 不是決策單位，而是夥伴聯盟

COALA的異象是成為促進主體世界宣教運動的聯盟。所以COALA並非決策機構，而是一種連結，是各個國家或地區為了宣教而結成的同盟。聯盟成員承認自己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彼此謙卑接納，同心完成大使命。COALA盼望能建立一個安全空間，讓主體世界的領袖們能夠坦誠交流、嘗試新概念、慷慨分享資源，共同推進全球宣教。有人將COALA比喻為「港口」，接納主體世界的船隻；然而它或許更像燈塔，能指引方向，促進神學與宣教的主體世界觀點。

### 2. 不只是主體世界，更是胸懷全球

強森的研究不僅顯示出基督教版圖向南移動的趨勢，更提醒我們用一種全球視野來看待教會的未來。基督教的全球化不該只是大勢所趨，而是積極彰顯連結於基督的「國度」視野，這包含了各地教會在各個層面的互動互愛。舉例而言，儘管有77%的福音派信徒來自全球南方，基督教仍常被視為「西方信仰」。這也導致神學、靈修、領導等領域過度西方化，主體世界的聲音被忽略。同時必須強調的是，主體世界宣教運動的目標並非「去西方化」，而是平衡全球多元的聲音，讓不同文化、語境的觀點共同豐富我們對聖經與宣教的理解。

### 從鷹架任務到搭橋工程：使團的角色


主體世界的宣教運動提供了一個恢弘的全球格局，但它亦強調宣教的目標是建立健康的本地

教會，其指標包含自治、自養、自傳，以及自思神學（self-theologizing）。來自主體世界的各個教會若要充分參與在宣教運動中，他們獨立自主的身分必須先被確立，這是夥伴同盟的基礎。由此觀之，主題世界的宣教運動肯定了使團堅持的本土化教會理念，而使團在東亞的事奉也等於在為像COALA的宣教運動建立基礎工程。

在具體的事工層面，使團更如同一座橋梁，銜接東亞及主體世界。一方面主體世界可以透過使團接觸東亞仍待開拓的福音邊陲之地，帶進更多元的人力、豐富的資源和神學思維；另一方面對於那些開始踏足跨文化宣教的東亞教會，使團也樂意陪伴他們同走二哩路，促成所謂的南南合作（即從東亞到東亞，或從東亞到亞洲、非洲或拉丁美洲）。

主體世界的宣教運動再次提醒使團：宣教的工作是建立基督的身體，這身體是普世性的。本地教會的自立是一個階段；教會興起做跨文化宣教是另一階段；而教會參與在普世宣教運動中，與其他不同文化背景的教會一起配搭，又是一個層次。

彼此配搭的基礎是真實的夥伴關係。這關係不是僅憑智謀與資源便能建立，而是需要聖靈的引導與能力。新的時代、新的視野，我們需要從「獨立自主」到「相互依存」，好完成大使命的遠景，讓教會的主得著榮耀與頌讚。✠



連結訪談影片，與兩位作者一起看見使團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

## 卷二

# 來與全球同工說聲嗨： 南北合作新篇章



勞漢、勞芳/印度

Hang & Vung Naulak

2019年加入使團，泰國中部植堂事工  
印度基督徒比例佔4-5%，約5000萬人

**Q1** 您母國的基督徒興起參與跨文化宣教的動機與實際挑戰為何？

印度東北部（米佐拉姆邦、那加蘭邦及我的家鄉曼尼普爾邦）孕育了許多委身的基督徒，包括聖經學校畢業生及稱職領袖，並有許多信徒渴望在印度國內及海外服事。我們的教會十分看重大使命，把宣教視為順服基督的重要回應；再加上印度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社會，教會因此對普世宣教相對開放，一旦有機會接觸如OMF、SIM、WEC等全球宣教網絡，往往樂意合作同工。但在熱情背後，有一個最現實的挑戰——財務支持不足。許多已經預備好要出去的工人因資金不足而無法踏上宣教工場。我常與同工分享：印度不缺有心的宣教工人，眾人皆已預備妥當，且滿懷熱忱，但最嚴峻的挑戰始終是財務支持。

**Q2** 自身的文化背景與特質如何幫助您與所服事的族群建立連結？

加入使團前，我曾於印度福音浸信會擔任牧師，從事牧養事工約四年。這段牧養經歷為我之後在泰國開展的宣教事工奠下基礎。目前我在泰國中部盛武里省從事植堂工作，我們的異象是看見福音中心成長為穩固的教會，進而倍增出更多扎根於福音、由本地信徒帶領的教會；而我的妻子則專注於兒童關懷事工，同時支援植堂工作。在這裡，事奉不只是一篇講道，更是在接待、教導、陪伴與日常生活中活出福音。

我的文化背景與個人特質在此事工中扮演橋樑角色。同樣身為亞洲人，印度人的外貌使泰國人更易與我們建立連結；幽默感、笑口常開、尊重當地文化等特質，使人更容易敞開心。這些細微卻深具意義的舉止傳遞出溫暖與謙卑，非常符合泰國社會重視的價值。

**Q3** 在像使團這樣的跨文化團隊中，與您背景相似的同工最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

國際宣教機構若能正視印度教會的財務現實，讓支援系統變得更彈性、申請加入的途徑更多元，將有助主體世界更多參與。此外，可以多邀請印度教會領袖以及泰國本地牧者參與國際大會、決策會議以及工場實地訪宣，藉此更深認識上帝的國度工作。

在使團的跨文化團隊中服事，使我們生命更豐富，也充滿挑戰。多樣性帶來祝福，但也需要刻意維持合一。我非常看重清楚溝通，以避免語言差異帶來誤解；而在困難中，彼此的鼓勵與代禱，是我們能持續前行的原因。尊重與文化敏銳，能讓團隊中的每一位成員都能茁壯並發揮上帝給的恩賜。



### 思寧 / 創啟地區

2013年加入使團

動員並裝備扶持創啟地區教會參與跨文化宣教  
當地基督徒比例佔6-7%，約9000萬人

## Q1 您母國的基督徒興起參與跨文化宣教的動機與實際挑戰為何？

普遍來說，本地教會深切領受海外宣教士為本地福音工作所帶來的祝福，因此將跨文化差派視為回應恩典的實際行動。無論是感念 19 世紀末內地會等差會宣教士所撒下的福音種子，還是當代外籍校園宣教士對城市新興教會的栽植、陪伴與塑造，這些歷史都激勵弟兄姊妹起來承接宣教使命。同時，參與大使命常被理解為教會屬靈復興與成長的外在標誌，認為投入宣教事工能反映教會的健康與成熟。再者，隨著國家在經濟與國際地位上的提升，教會也產生更強的全球責任感與文化自信，認為自身具備可貢獻於世界宣教的獨特資源與視角。

然而，若宣教訓練過度偏向「實用主義」，往往使這些宣教動機未能在更完整的宣教神學中被更新與重塑。久而久之，可能退化到用「成果」或「影響力」來衡量事工，同時無意中強化文化或教會中心主義的傾向，從而難以活出又真又活、甚至能深入在地文化的福音見證。

## Q2 自身的文化背景與特質如何幫助您與所服事的族群建立連結？

自身文化所具備的「關係導向」使我能夠敏銳地抓住相近亞洲文化中的核心議題——如家族、裙帶、面子與權力結構。這幫助我在面對較為鬆散的差會或教會運作時，往往有更高的包容性，例如能夠理解當同工意見相左時，這裡的教會不會公開說「不同意」；而是以「目前時機不成熟」「我們再禱告看看、再研究一下」來傳達拒絕的文化。

同時，相較西方同工我也更懂得跨越「圈內人」與「圈外人」的微妙分野：如相比簽署一份書面備忘錄，兩方領袖不定期的喝茶聊天，往往能建立起更真實、也更持久的合作關係。這種文化上的模糊性，實際上提供了新的詮釋濾鏡和空間，在不確定和混亂中繼續前行，也更敏感地洞察和回應當地的真實需求。

## Q3 在像使團這樣的跨文化團隊中，與您背景相似的同工最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

使團在眾傳統國際差會中，具備培育團隊跨文化敏感度和理解力的優勢；然而在面對新興宣教力量興起時，持續提升這種能力著實不易。在這漫漫長路中，使團需要將主體世界來的同工視為真正的策略夥伴，而非單純填補西方傳統宣教力量下降所產生的人力空缺。更多的聆聽空間與共情理解，關注每位差派同工的獨特處境——主動理解他們從何種教會和社會土壤中被培育出來。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因材施教地訓練、因地制宜地調整團隊機制，更好地回應神在當今時代興起主體世界宣教浪潮的呼召。



**布聖娜 / 馬達加斯加  
Hasinirina Boulter**

2018年從南非差派至菲律賓  
宣教士子女學校游泳教練  
南非基督徒比例佔21.1%，約1300萬人

**Q1** 您母國的基督徒興起參與跨文化宣教的動機與實際挑戰為何？

南非許多基督徒將主的大使命銘記於心，我個人也深受這份使命激勵，願意成為基督的門徒，並在祂的帶領下去培育更多門徒。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真正理解「跨文化宣教」，有時連我自己都不甚明白。南非至今仍承受著歷史造成的分裂與隔閡，族群間的理解與共處都尚未完全成熟，更遑論跨越自身文化去接觸其他民族。因此，只有少部分真正理解跨文化異象的人持續投入宣教。

此外，各教派的分裂與資源差距也形成阻礙。不同規模的教會擁有的資源不一，支持宣教、尤其是跨文化宣教的力度也因此有強有弱。有些教會甚至連自己的事工都難以維持，更別提差派宣教士了。但我必須要強調，南非以及整個非洲非常多樣、差異極大，以上僅是從我個人經驗所見的情況。

**Q2** 自身的文化背景與特質如何幫助您與所服事的族群建立連結？

我很感謝上帝給我的生命經歷——在馬達加斯加出生、成長至十九歲，之後又在南非生活多年。這兩地截然不同的文化，使我能在馬尼拉與國際學校的多元環境中能更自然地適應，也幫助我更容易與同工和學生建立連結。

我能與菲律賓人及其他外國人自在相處，只要彼此願意溝通並有共同語言。身為南非籍馬達加斯加人，我覺得自己與菲律賓文化之間有許多相似點，使我更容易產生共鳴；而在南非的生活經驗，也讓我懂得如何與不同背景的人建立關係、彼此尊重。

**Q3** 在像使團這樣的跨文化團隊中，與您背景相似的同工最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

我本身相當適應西方團隊文化，可能是受惠於馬達加斯加的法屬文化，以及在南非的經驗培養了我獨立思考的習慣，加上已故丈夫是講英語的南非人，使我更熟悉這類跨文化溝通方式。

彼此支持且看見每個角色的固有價值，對於成功的團隊關係至關重要，而相互關懷在患難時更顯珍貴。因此相互理解與尊重、珍視每個人獨特的恩賜，接納彼此不同的做事方式，在意見分歧中仍維持合一，這些都能成為祝福，使我們能更有效地一起服事。



### 方安琪 (AK)/智利

2016年加入使團從智利差派  
於創啟地區大學教授英文  
智利基督徒比例佔23.1%，約450萬人

## Q1 您母國的基督徒興起參與跨文化宣教的動機與實際挑戰為何？

智利位處世界一隅，與多數地區相距遙遠，這種地理上的隔絕，不僅形成普遍的挑戰，也深刻影響著智利教會的宣教視野。多數智利人對亞洲的文化、人民與需要所知有限；若教會缺乏看見與資訊，就很難把遙遠的亞洲視為「真實存在」的禾場，自然也就較少為此禱告、奉獻與差派。

值得感謝的是，近年來情況正逐漸改變。一些教會與屬靈領袖開始更深理解遠方地區的屬靈景況，也重新意識到當年福音臨到智利的恩典。他們願意慷慨奉獻、積極代禱，也樂意差派本地工人前往未得之民當中。當知道有「同族宣教士」回應上帝呼召時，更是激動許多人的心——這並非一時衝動，而是上帝親自的感動與推動。

財務仍是極大挑戰。要差派一位長宣宣教士（或一個家庭）到遙遠的工場，往往需要數間教會共同支持；但這同時也意味著，有更多弟兄姊妹參與差派的恩典。即使是短宣，也需長時間籌備——通常至少預留一年，以應付從智利飛往地球另一端的高額機票與其他費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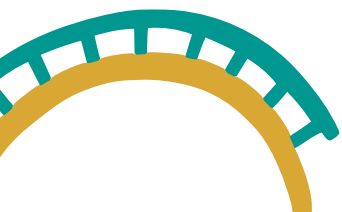
## Q2 自身的文化背景與特質如何幫助您與所服事的族群建立連結？

為了能長期留在禾場，我先以學生身份前來學習語言，接著攻讀碩士，並以智利的學位背景在大學任教。雖然智利與此地相距萬里，但有些文化面向卻意外相似，使我在融入與理解當地文化時更為順利。

智利人重視與朋友相聚，常能從午後聚到深夜，不急著結束，而注重「陪伴的品質」。在此地，人們同樣珍惜共處時光，只要沒有其他安排，便不會匆匆離席。兩地也同樣重視家庭：重要節日、慶典、探訪，多半會與家人共享。至於時間觀念，智利人通常會延遲十至二十分鐘，而在此地則可能延後約一小時——反而在某種程度上讓我更容易適應！

## Q3 在像使團這樣的跨文化團隊中，與您背景相似的同工最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

身為拉丁美洲背景的宣教士，我深深感受到使團同工的接納與支持。雖然英語不是我的母語，同工們總是耐心聆聽、包容溝通差異，也重視彼此相處、分享生活，如同家人與朋友般。這份歸屬感對我非常重要，這些年來一直支撐著我在異地服事。🏠



卷三

在財力與人力以外：

# 陪伴大國工人同走二哩路



## 一、從西風東漸到南北合作

今年是戴德生成立內地會160週年，過了百多年，普世宣教的處境有相當的轉變。其中最大的變化是，除了全球北方教會（Global North，主要指西方教會）繼續參與宣教外，還有全球南方教會（Global South，即主體世界教會）的興起及參與普世宣教。換言之，全球宣教處境已從西方到萬邦的單一宣教中心時代，轉變為多中心宣教的時代，即從各處到各處（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秘魯宣教學者埃斯科巴（Samuel Escobar）稱21世紀是全球教會的宣教時代，包括南方和北方教會都一同參與宣教。一百年前，筆者的外祖母藉著一位來到東方的英國宣道士信耶穌；三十多年前，筆者帶著福音來到大國；而如今，我們有幸目睹聖靈繼續工作，大國的跨文化工人帶著福音被差派到世界各地。根據2020年的統計，儘管北方國家的宣道士還佔了全球宣道士的53%，但其餘的47%是來自南方國家教會，包括巴西、韓國、菲律賓、尼日利亞和印度。

主體世界教會宣教運動的興起意味著什麼呢？首先，宣教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哪裡是接受宣教士的宣教地呢？哪裡是差派國呢？這兩者的區別越來越不清楚。同時，「宣教士是西方人」的刻板印象正受到衝擊。使團在曼谷的宣教夥伴中有支四人宣教團隊，其中一位同工來自西亞，原本是穆斯林，卻在戰爭中信耶穌，後來輾轉到泰國服事。另外兩位同工來自菲律賓，一位是藉著差會差派，另一位是帶職事奉；此外還有一位韓國宣教士。這團隊原本是由西方同工組成的，但如今主要是非西方背景的宣教士。同時，泰國教會這些年也越來越關注宣教。雖然人數不多，但三十年前就已開始差派宣教士到未得之民當中。那麼，今日的泰國是宣教禾場或宣教力量？兩者都是。我們活在宣教的新紀元。今天的全球教會比任何時代更接近啓示錄的教會（啓7：9）。同時，我們看見上帝的宣教地平線正在擴大，好讓全球教會彼此合作並相互依存。

## 二、從殖民優勢到雖弱猶強

21世紀的宣教處境正經歷很多轉變，處於新典範誕生的交界。當處境不斷轉變時，我們容易迷失方向，因此宣教學者不約而同建議從初期教會的經驗中尋找指引。英國的宣教歷史學者華爾斯（Andrew Walls）說，21世紀南方國家的宣教狀況與早期教會的經歷如出一轍。雖然過去兩百年的宣教模式乃在殖民國家的保護之下進行，然而，南方教會的宣教卻是在政治打壓、敵視、經濟資源短缺的情況之下發展出來的。南非宣教學家博許（David Bosch）也是從初期教會尋找21世紀宣教的的方向。他在《一路上奔走》一書中以哥林多後書來

談宣教的本质，指出保羅身上並沒有優越的文明或政治及經濟力量，他的力量單單來自福音本身，亦即「雖弱猶強」的力量，是體現在軟弱瓦器的寶貝力量。博許把初期教會和保羅的宣教本質定為弱者身份的宣教。

另一位在甘比亞成長的美國學者珊拿（Lamin Sanneh）也是從早期基督教找出21世紀宣教的範式。他觀察到，與古蘭經不可翻譯的規定不同，基督教信息從一開始就致力翻譯成不同語言，進入不同的文化。因此，他認為「可譯性」是基督福音的核心，正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隨著聖經被翻譯成各種語言，道也在特定的人類文化中不斷地成為肉身，這就是真理本土化或處境化的過程。21世紀全球宣教的處境將促使我們不停留於以西方的眼光解讀福音和文化，而是以全球南方的眼光來解讀。福音的可譯性，使得全球教會對基督的認識更加豐富。

## 三、大國教會宣教運動的方方面面

大國教會就在這樣的宣教處境下與全球教會一同參與普世宣教。那麼，大國教會宣教運動的現狀如何呢？今日使團正陪伴大國本土教會與差會銜接跨文化宣教工作，根據這些年有限的觀察，筆者歸納出大國教會宣教運動的幾個特點，並思考如何彼此同行。

首先，這是從在逼迫中不斷經歷福音力量的教會所產生出來的宣教運動。教會經過政治迫害的火煉後，其成長有目共睹，特別是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教會的發展轟轟烈烈，原本在家中的聚會逐漸遷移到辦公大樓。不過，到了第二個十年，由於教會面對逼迫，空間越來越受限，聚會

形式化整為零，再次分散到家裡。儘管如此，教會在困境中繼續經歷福音的力量。這些困難和逼迫反而促使教會更加回歸教會的本質，即是福音和宣教，如同修剪過的枝子。我們相信，只要大國教會在現今的苦難中繼續經歷福音的轉化，他們必定在全球宣教上成為重要的宣教力量。

第二，這是年輕的宣教力量。大國宣教士的年齡大部分處於二十幾歲到四十出頭。這跟80年代興起的東亞其他教會，如韓國、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宣教士大多偏於五十到七十歲的現象正好相反。這些年輕宣教士，在物質短缺的情況之下，往往展現出極強的生存能力和活力。

第三，前後方的年輕宣教領袖也被興起。儘管禾場的發展和後方教會的處境困難重重，但經過近二十年的困難和挫折，如今已逐漸看到突破。由於大國宣教運動尚處於初創期，過去十年很多本土差會相對缺乏禾場的領導力。試想差會若沒有資歷足以擔當領導的同工，將建立怎樣的禾場團隊呢？不過，一些具備十年以上跨文化經驗的年輕領導力這幾年已逐漸興起。

根據以上三點，我們明顯見證聖靈在大國教會中的工作和帶領。然而，大國宣教士仍面對不少挑戰和需要。首先是跨文化的挑戰。雖然近來有不少調整，但大國宣教士的流失率還是相對高。勞因恩（Tabor Laughlin）指出：「大多數從大國差出去的宣教士，兩三年後就回國了，或者因為怕丟臉而繼續留在禾場，但只能服侍其他同國人。大部分被差

出去的大國宣教士，並沒有長期興旺，也沒能在當地結出果子。」如何防止宣教士流失，讓他們在異文化的土壤落地生根並長期發展呢？從禾場端的經驗來看，進入異文化的頭兩年，宣教士在艱困中是否願意專注學習當地語言和文化實為關鍵。然而跟西方宣教士相比，大國宣教士的相關意識還未到位，又或者，即便宣教士自己有此認知，但母會或本土差會的理念及財務支持還未跟上。誰願意投注兩年的時間和經費供一個宣教士好好學習跨文化能力、並發展出健康的家庭關係，而非期望他趕緊出去傳福音呢？這樣的結果是，不少宣教士儘管在禾場待了五年甚至十年，很可惜還是飄浮在表面。

另一關鍵是宣教士個人的生命素質。雖然宣教士的跨文化適應能力、神學裝備、身份平台至關重要，但不可或缺的還是宣教士如何為人（帖前1：5）。我們很容易關注教會差派了多少宣教士，然而，在全球教會的時代，禾場的本地教會不一定關注派來的工人數量，而是什麼樣的宣教士奉差而來。在2015年一個聚會中，大國同工向埃及聖經公會的總幹事談到大國宣教運動，提及其運動的目標是差派兩萬個宣教士到世界各地，當中也希望差派一千人到埃及。總幹事很有禮貌地回答：「我們可能不需要那麼多人，只要給我們三位良好的宣教士就足夠了。」換言之，關鍵還是差派工人的品質。感謝主，近來大國教會的宣教焦點已經從宣教的規模轉移到宣教士的生命品格。不過，由於大國的宣教運動方興，極度缺乏既有經驗又具反思能力的宣教士。誰來扎根在禾場端與他們好好同行，扮演亦師亦友的同路

人、或作他們跨文化的事工教練呢？這就是相互依存中「南北同行」或「南南同行」的現場了。

第三，大國宣教運動夾在雙重壓力中間——來自禾場的跨文化壓力和後方國情壓力。基於國家政策，大國多數教會長期處於體制外，在社會上並沒有合法身份。這個處境影響著宣教運動的方方面面，包括教會的和差會的運作、宣教士的身份及宣教工場的策略等。因此，大國宣教士的「創啟處境」跟來自開放國家的宣教士很不相同。例如，由於母國方面的安全考量，他們無法申請宗教簽證，一定得循非宗教管道。他們可能隨時收到來自家鄉相關部門的電話或監視，而當回國述職時，首先迎接他們的不一定是母會，而是當地的警力。他們經常聽到母會受到打壓而分散，甚至拆散。凡此種種不但影響到他們的經濟情況，同時帶來強烈的孤單感。大國宣教士需要一種屬於創啟處境教會的宣教神學和策略。

### 結語：橋樑事工的應有姿態

如此處境中，我們這些較早參與普世宣教運動的北方教會，如何與主體世界教會同行並相互依存呢？是藉著我們「豐富的資源」幫他們解決財務的短缺或取得身份？過去兩百年西方宣教過程所學得的教訓，即是如何避免本地教會依賴外來的資源，這提醒我們需要好好克制提供資源的欲望——特別是經濟方面。根據博許的建議，宣教士不要以為擁有一切問題的答案，反而要謙卑承認自己

沒有答案，相信答案是在上帝那裡——聖靈必定藉著真理光照當地同工，在他們的處境中懂得如何詮釋聖經。大國教會在1950年代的試煉中徹底成為自立的教會，跳脫出西方的神學框架，並在自思（self-theologizing）中發展出在地化神學。因此，這條路上的相互依存便不再只是過往培訓式的單向教導或單方面領受，而是差派宣教士進到他們的母國以致各國禾場，發展出更多相互參與的機會，以構成雙向的學習和聆聽。讓我們在彼此同行中一起進行更多思考、更多聆聽、更多提問、更多想像。全球教會已經進入到新時代，相信上帝必定作新事。✚



# 宣教新領域



我們離開老家檳城二十三年，去年回家發現，我們身邊的外國人越來越多了。在2024年，馬來西亞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意外的是，外來人口的成長比本地人更快。這是普世人口大流動的現象——不僅發生在馬來西亞，也發生在其他地方。這也是跨文化宣教的新景象：我們只需要打開門，越過馬路，萬民就在眼前。我們如何接待他們？

讓我們透過使徒行傳來看上帝如何藉著腓利，改變一位從耶路撒冷返回衣索匹亞的太監的生命。

使徒行傳 8:26-40

## 神人意料的引導以及腓利的回應

當主的使者命令腓利南下時，腓利在撒瑪利亞的跨文化宣教工作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他傳講基督，行神蹟，治病趕鬼。從今日宣教的角度的來看，他是在未得之民中進行跨文化的整全宣教。他的服侍叫那座城市充滿了喜樂，腓利本可以留在那裡，建立歷史上第一個非猶太教會（徒8:5-8）。然而，就在這緊要關頭，上帝的使者吩咐腓利向南走，去到耶路撒冷通往迦薩的路上。那是甚麼地方？那不是一座城市，甚至不是一個村莊，而是一條人煙稀少的曠野路。神要他去見誰？不是一個村莊，也不是一個家庭，而是一個人。

## 當使者一吩咐，腓利如何回應？

他立刻動身去了，他沒有質疑使者的命令，也沒有與使者討價還價，更沒有拖延時間。腓利從撒瑪利亞到那條曠野路或許要一週的時間，但他立刻做出了反應，起身就走。

### 想一想

如果是你，你會回應嗎？為何？

萊特（Christopher Wright）曾言，「與其說教會肩負使命，不如說上帝為祂的使命在世上設立教會。神的宣教使命不是因教會而存在，而是教會因神的宣教使命而存在。」你怎麼看？這如何塑造我們的宣教生命呢？

如果上帝要求教會離開所熟悉的事工，去服侍來到我們身旁的他國民族，包括我們所害怕的、所討厭的，我們會如何回應？有甚麼會攔阻我們回應？

## 上帝邀請我們伴隨他人

衣索匹亞太監雖然有權力，但是他也可能背負著身為太監的無言痛苦。他不能成家，在他所信奉的猶太教中，他被視為不潔之人，也不能進入聖殿做禮拜。他在尋找真理，卻找不到；他想尋見救贖，卻遇不著。

在從耶路撒冷返回衣索匹亞的途中，他讀以賽亞書。學者認為，他所讀的應該是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中關於受苦僕人的內容。在他遇見腓利之前，沒有人能把他引向基督，是上帝自己把衣索匹亞太監引向自己。同時上帝也引導腓利與祂同工，祂把腓利從撒瑪利亞轟轟烈烈的福音工作中帶了出來，為的就是得著這一位衣索匹亞的太監。

當腓利到了往迦薩的曠野路時，神的使者吩咐腓利貼近衣索匹亞太監所乘坐的車走。

試想：車子行在曠野路上，速度應該不快。不過也一定比人的步伐快。腓利應該是半跑緊貼著太監的車，以至他聽得清清楚楚太監在讀的是以賽亞書。

### 想一想

當腓利聽見太監正讀著以賽亞書時，他問太監：「你所讀的，你明白嗎？他聽到太監回答說：「沒有人教導我，我怎麼能明白呢？」

當上帝把不同的民族帶到你的身旁，他們在問什麼？在靜默中，聽聽他們的聲音吧：

「沒有人傳福音，我怎麼能聽見？」

「沒有人關心我、愛護我，我怎麼能看見基督？」

其他……

我們願意回應嗎？我們願意成為他們的同行者嗎？即使時間不長。

他們當中，有誰像那太監一樣，是不被我們記念的、是我們所抗拒、覺得他們不配在神的子民中有份的？如今我們是否看見，這有形的分隔在基督裡都被推倒了？原本猶太人所拒絕的太監，如今在基督裡已成為神的子民了。

## 上帝的恩典足以承載回歸者


路加醫生記載，當腓利為衣索匹亞太監施洗後，聖靈帶走了腓利，太監則「歡歡喜喜地走路」。

太監帶著新生的喜樂回家了。我相信這正是上帝所重視的。雖然腓利不能陪他回家，但聖靈陪伴他回家，耶穌陪伴他回家！我們可以想像，衣索匹亞太監一定影響了衣索匹亞基督教的發展。如今，有超過八成的衣索匹亞人是基督徒。

教父愛任紐（Irenaeus）在公元二世紀寫道，衣索匹亞太監成為了向衣索匹亞人宣教的宣教師。

### 想一想

流動人士在我們身旁停留的時間不會長，這意味著我們能夠伴隨在他們生命中的機會是有限的。

教會已蒙召參與神的宣教使命——看見神的工作，並歡喜回應。甚至像腓利那樣，在令人困惑的處境中，見證神出人意料的作為。上帝今天在做甚麼？我們看見了嗎？我們願意回應並參與祂的工作嗎？

## 陪伴大國宣教士的挑戰與反思

2010年母會舉辦了一場差傳年會，「橋樑」的概念在我心中萌芽，於是開始嘗試各類型服事，尋求在何處成為福音的那座橋。而今，在創啟地區陪伴大國宣教士同行的漫漫八年，欣見大國教會的宣教意識遍地開花，樂意差遣工人來到東亞工場承擔起大使命。然而，這些本土教會和差會尚處於跨文化宣教的起步階段，一路走來就像摸著石頭過河，需要有經驗的同伴搭一座橋，陪他們一起越過鴻溝間的許多挑戰：

### 一、呼召與任務的挑戰

部分大國教會缺乏差會的概念，在宣教士甄選方面較不精準，許多人基於熱情、激情卻缺乏對宣教有清楚的呼召，往往因著順服領袖而被指派到海外宣教。這些宣教士雖有宣教心志但缺乏宣教訓練，再加上社會文化傾向於任務導向，在「完成工作」等於「成功的宣教士」的觀念下，長期拚命服事往往造成身心耗竭與折損的危機。

#### 反思

教會界或有「攀比」心態，因著其他教會已經開始做海外事工，以致教會領袖著急投入不落人後。此時宣教士千萬不要只因順服領袖就貿然前往海外。宣教士需要彼此提醒重新審視自己的宣教呼召，釐清自己順服的對象，才能找到定位、對焦於主，作為宣教的原動力。因此，重新順服來自「宣教的主」的呼召，而非「宣教的領袖」的呼召，是陪伴過程中必要誠實審視的課題。

### 二、語言與文化的挑戰

也許是經費缺乏，也許是生性害羞，又或者背負面子文化的包袱，許多大國宣教士雖然身負跨文化宣教的使命，卻缺乏學習語言與文化的訓練與膽量。以致待在禾場的時日已久，卻不太敢踏出舒適圈與當地人交流，甚至躲進海外同文同種的圈子，無法真正進入跨文化處境。

#### 反思

為了幫助大國宣教士刻意走出語言與文化的舒適圈，可以在禾場端開設相關語言、文化策略的訓練課程，預備導師和教練的陪伴，好協助他們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持續連結當地服事的平台。如此宣教士可以配合各種語言能力階段，進入不同層次的服事範疇，而不總以「語言還不夠好」為理由，遲遲不敢踏出服事的腳步。

### 三、跨文化的代際挑戰

許多大國宣教士在下一代的教育選擇上有許多挑戰。有些人認為當地學校資源太差，不願將子女送到本地學校就讀。又或者有些宣教士拿不到工作簽證，無資格將孩子送去本地學校，最後入讀當地的私立學校或是國際學校。在校講英文、回家講母語，錯失學習當地語言的最佳環境與階段。

#### 反思

跨文化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是全家同步。若只有父母這一代，而不是「整個家庭」一起學習跨文化處境中道成肉身的生活，宣教在代際上也會產生斷層與挑戰。宣教士需要看見並學習連同子女都放手交託給宣教的主，去經歷對上帝信心的跨越。

## 四、宣教方向的挑戰

目前大國本土差會做跨文化宣教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缺乏具備跨文化經驗的禾場主任，以及缺乏整體宣教的方向。許多禾場主任沒有跨文化的實戰歷練，卻要帶領、督導跨文化處境的宣教士，因而導致團隊不清楚宣教的方向和策略，或在關顧上缺乏能力，產生許多困難與衝突。

### 反思

後方差會應該正視這個問題，加強訓練一些有經驗的跨文化工人成為禾場主任，負責帶領差會的宣教策略，以及宣教士的整體督導與關顧。稱職的禾場主任能協助宣教士個人或家庭建立清楚的異象，除了植堂、人道救援、扶貧等常見的項目之外，更能配合禾場的處境，制定出有效的宣教策略。透過這些策略培訓，創造出與當地教會合作的機會，幫助大國宣教士在普世宣教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久、更遠。

## 橋樑事工的價值

參與橋樑事工這些年，陪伴大國宣教士面對語言、文化、婚姻、親子關係的挑戰，一直到建立本土團隊、連結地方教會的福音平台等，每一個層面都需要花時間聆聽與牧養。一路走來，體會最深的是，上帝才是那位伴我們走下一哩路的同行者，提醒我們生命的「所是」（being）比「所為」（doing）更具有福音的影響力。

因此，在陪伴大國宣教士的過程中，最根本的工作是牧養同工的生命，以主的大誠命與大使命（註）作為根基，不求看見速成的果效，甚至需要付出許多的眼淚與禱告。然而，信實的主必定會帶領我們這些橋樑工人跨越與大國同工之間的文化差異，使我們邊做邊學、倚靠聖靈，且走且看，彼此扶持成為夥伴——好同心同行、靠著恩典共創服事的平台，因主正要用並堅立他們，將好消息帶往萬族萬民。✞

### 大誠命（可12:29-31）

「第一要緊的就是說：『以色列啊，你要聽，主——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誠命更大的了。」

### 大使命（太28:19-20）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 印度東北宣教熱潮： 從復興之火到跨文化差派

一提到印度，你腦海中浮現的是什麼？

對許多人而言，是寶來塢（Bollywood），是香料濃郁的印度料理——卻未必想到一個充滿宣教熱情的基督徒群體。我個人對印度的認識也十分有限，直到透過使團認識了一對來自印度、深具使命感的宣教士夫婦，才真正看見神在這片土地上的奇妙工作。



## 1/ 五十年前的復興，延續至今日的宣教承諾

Longkumer 夫婦來自印度東北的那加蘭邦（Nagaland），這個地區約五十年前經歷了深刻的屬靈復興。當時，美國宣教士首先將福音傳進當地二十個民族中的四個，而這四個民族後來承接異象，主動向其他十六個民族傳福音，直到整個區域聽見福音。

在復興的火熱中，那加蘭的教會及牧者們向神立約：

**在他們的有生之年，要差派一萬名宣教士出去。**

如今，這個目標已經被超越——那加蘭至今仍是一個「宣教士輸出地」，火熱程度令人感佩。然而火熱無法代替資源。印度貨幣長期疲弱，差派一位跨文化宣教士的財務支出，相當於聘雇四位本地同工的費用。因此，儘管有許多年輕人願意回應宣教呼召、裝備成熟，卻因為長期無法籌足支持，不得不放棄跨文化宣教的夢想——其中就包括一對等待了五年的夫婦。

## 2/ 跨越財務限制，踏上宣教之旅

Longkumer 夫婦能例外地被差派到柬埔寨，並在那裡服事十四年，是一段見證神親自搭橋的故事。

丈夫 Wati 在新加坡讀神學時，很清楚神呼召他到柬埔寨，但他完全不知道如何開始；加上印度教會財務拮据，跨文化宣教看似遙不可及。

直到一次禱告會，一位姐妹把 Wati 的呼召分享出去；信息經過新加坡、香港、柬埔寨三方之間的轉達，最後傳到了一位香港浸信會牧師的耳中。這位牧師因為對柬埔寨的負擔，專程飛到新加坡探望 Longkumer 夫婦，並決定與那加蘭的宣教組織攜手合作，共同差派這對夫婦前往柬埔寨。

這是一幅美麗的宣教圖像：跨國家、跨文化、跨教會群體，基督徒因著順服神而彼此成全。

### 3 使團與印度東北的合作：新地平線團隊的跨文化宣教士

如今，使團「新地平線」團隊中有第二對來自印度東北的宣教士——勞漢與勞芳（Hang & Vung Naulak），他們來自與那加蘭相鄰的曼尼普爾邦（Manipur）。曼尼普爾邦約百分之四十的人口是基督徒，而他們所屬的佐米族（Zomi）基督徒比例更高達百分之九十，當地的教會對宣教很有負擔。

勞漢與勞芳都出生於基督教家庭，勞漢在2011蒙召進入神學院，2013年畢業後曾在母會福音浸信會（Evangelical Baptist Convention, EBC）牧會四年。他們參加了使團「服侍亞洲」短宣計畫到泰國服事，隨後正式加入使團成為長期宣教士。他們是母會第一個踏上跨文化宣教的家族，自此激勵更多信徒循著他們的腳步被差派出去。

財務是他們最大的挑戰。即便結合多間教會與宣教機構合作籌款，但長距離的差派成本（如回國探訪或關懷旅程）仍然昂貴，使得他們能獲得的關顧與支援十分有限。正因如此，如何支持印度東北的宣教士，是使團目前一項極為重要的使命與代禱課題。求主讓使團能提供完善的關懷與訓練，陪伴他們持久而穩健地服事。

勞漢希望我們可以為他的母會祈禱，因為領導更迭頻繁，需要智慧與穩定。也為印度基督徒在逼迫下仍能持守信心祈求，並求主繼續興起印度東北的年輕人成為跨文化宣教士，讓復興之火不止燃於印度東北，也燃到萬族萬民之中。🙏





## 走出西方、面向普世： 主體世界的宣教學自思旅程

**編按：** MWCLC 主體世界基督教領袖對話團體 (Majority World Christian Leaders Conversation group, 簡稱 MWCLC) 由非洲、亞洲、拉丁美洲、中東與北非等主體世界的基督徒領袖組成，與世界福音派聯盟並洛桑運動保持密切關係。MWCLC 深信：聖經的福音必須在生活、文化與言語中被處境化地吸收、解釋、並宣揚，因此致力於幫助主體世界教會尋回清晰的本土身份認同。

2025年九月，大會於杜拜召開，邀請主體世界基督徒領袖針對若干關鍵議題展開對話。下文摘譯大會資料，盼望讀者更認識主體世界教會的宣教視角，並預備在普世宣教中彼此同行。

### 一、身份認同：在地化福音，脫離「移植信仰」的形象

福音最初由西方宣教士帶進主體世界，我們必須為此感恩。然而長久以來，主體世界教會的信仰型態仍深受西方模式塑造，即使披上當地文化語言，其本質仍被視為「外來的盆栽」。這使得教會在許多地區難以深入文化深層，也使福音被誤解為與帝國主義相連的外來力量。

因此，主體世界教會迫切要問：

**我們如何在忠於福音真理的前提下，形成一個真正屬於本地文化、能扎根於土地、又承接歷史信仰的基督徒身份？**

### 二、聖靈在教會與宣教中的角色：恢復超自然與倚靠神的核心

這議題包含兩個互相連動的方向：

1. 恢復宣教生命中的超自然維度。保羅描述福音推進的方式：「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我甚麼都不敢提，只提他藉我言語作為，用神蹟奇事的能力，並聖靈的能力，使外邦人順服。」（羅馬書15:18）過去百年，主體世界教會的快速增長，正是因著保羅所述的「神蹟奇事」，包括釋放、醫治、異象與夢境等聖靈工作。

今日教會需要重新思考：

**我們如何在生活與使命中恢復對聖靈大能的倚靠？**

2. 警惕「管理式宣教學」。拉丁美洲神學家塞繆爾·埃斯科巴 (Samuel Escobar) 指出，近代宣教常被簡化為一套可控的企業模式，建立在世俗戰略思維之上，與工業化流程相似。管理固然重要，但福音前進不是靠策略，而是靠神。

因此教會必須重新問：

**未來的宣教，要如何回到「唯獨倚靠上帝」的核心？**

### 三、門徒訓練：回到歷史傳統，培育成熟生命

在全球福音派教會中，門徒訓練已成最急迫的議題。快速增長、薄弱教導、缺乏榜樣，再加上消費主義與世俗化，使門徒生命普遍脆弱，聖潔逐漸被相對化，教會領袖失職現象也日漸增多。

主體世界教會需要重新反思所擁有的歷史寶藏：

- 紮實的解經講道
- 修道院靈修
- 清教徒的牧養關懷
- 路德宗的敬虔傳統
- 循道宗以聖潔為目標的小組
- 代價高昂的宣教順服
- 復興與五旬節運動的屬靈活力

我們要如何在今日的文化處境中實踐這些傳統，培育成熟的門徒？

### 四、宣教與主體世界教會：重新理解宣教本質

在第一屆洛桑會議（1974年）以前，新教宣教多強調「拯救靈魂」。過去五十年，整全宣教的理理解逐漸深化：福音既關乎靈魂，也關乎人的整體生命與世界的轉化。今日宣教的再思至少需涉及三方面：

1. 建立合乎聖經的宣教神學
2. 主體世界教會自身運作中所面臨的挑戰
3. 主體世界教會與西方教會及宣教機構互動的張力

### MWCLC 對話的背景與迫切性

在主體世界的許多地區，基督教曾被視為「白人的宗教」。然而本土基督徒早已指出：福音可以深植於當地文化而不失其本質。印度最負盛名的基督徒之一薩杜·桑達·辛格曾說：「印度需要生命之水，但不需要歐洲的器皿。」

1980年左右，基督教的全球重心開始從西方轉向主體世界。《世界基督教百科全書》第三版（2020:4）指出，截至2020年，主體世界地區的基督徒人數已佔全球總數的66.9%。表示全球約三分之二的基督徒來自非西方地區。

同時，西方教會在神學、倫理與活力上的衰退，使主體世界越來越意識到：我們必須親自思考如何建立屬於自己的宣教神學與教會實踐，而不是被動承襲西方模式。然而，主體世界仍深受西方的神學與模式影響，在在顯示我們仍需進一步整合聖經與自身處境。

在這背景下，MWCLC呼籲主體世界基督徒領袖展開更廣泛、更深入的對話。我們並不孤單；許多教會有相同的渴望，因此邀請更多主體世界領袖共同參與、尋求方向。🏠



國際靈風 (Langham Foundation) 2025 年底出版將臨期默想靈修小冊，當中邀請多位巴西、烏干達、斯里蘭卡等主體世界牧者撰寫，歡迎線上閱讀。



# 馬達加斯加 「薑味鹹粥」

## 跨文化廚房

布聖娜 / 馬達加斯加  
Hasinirina Boulter  
2018年從南非差派至菲律賓  
宣教士子女學校游泳教練

Vary amin'anana（瓦里·阿米納娜）是馬達加斯加世代相傳的家常米粥。雖然在島上各地會有不同的名稱、不同的樣貌，但受歡迎的程度卻是一樣高。它的意思是「加了葉子的飯」。

在馬達加斯加北部，人們習慣稱這道料理為Sabeda（薩貝達）。作法簡單而質樸：用新米加入大量的水慢火熬煮，味道清香、口感紮實。基本上，Vary amin'anana就是把米煮得更稀一些，再加入當地可食用的綠葉。

這道粥既可以是早餐，也可以是晚餐。

### • 早餐版

通常會搭配馬達加斯加的烤肉名產Masikita（馬西奇塔）——牛肉或魚肉串，香氣濃郁、十分滿足。

### • 晚餐版

相對清淡些，很多時候單吃就很好，視料理預算也可以搭上肉丸子。這也合理，因為它本身就帶著清爽、易消化的特色，特別是加入了暖胃的薑。



不論是哪一種版本，都有一個永遠不變的靈魂：薑。為了讓薑的香味與效用充分釋放，我們習慣在料理一開始就放入薑。無論是新鮮薑或乾燥研磨薑，要煮好一鍋Vary amin'anana，薑都是不可缺的基準香料。

在馬達加斯加人的日常生活中，我們特別喜歡薑的暖意、香味與帶來的慰藉。感冒的時候吃、胃不舒服的時候吃，甚至只是心裡需要安慰時，我們也會煮上一鍋。

我出生並成長於馬達加斯加，直到十九歲全家搬去南非。從那以後，只要思鄉或身體不太舒服，我們就會煮這道鹹粥——只要能在當地的非洲市場或華



人市場找到合適的綠葉蔬菜，就足夠帶來家的味道。

來到菲律賓後，這道料理反而變得更容易準備。兩國同屬熱帶地區，當地的蔬菜與馬達加斯加的品種相近。青菜取得也更方便，因此我還能常常換不同的做法。更親切的是，菲律賓人也有自己的米粥——Lugao（盧高），讓我覺得離家鄉又近了一些。

無論身在何處，只要一鍋熱呼呼、帶著薑香的Vary amin'anana，家的味道就回來了！🏠

### 材料：

- 2 湯匙橄欖油
- 1 顆小洋蔥，切丁
- 1 顆番茄（中等大小），切丁
- 1 瓣大蒜
- 1 茶匙新鮮薑末
- 3 杯切段的芥藍或羽衣甘藍（壓實計量）
- 1 杯白米
- 2 杯水
- 適量的鹽與黑胡椒

### 作法：

1. 在中型鍋中加熱橄欖油。
2. 加入洋蔥、番茄、大蒜與薑，翻炒至洋蔥略微變軟。
3. 加入芥藍或羽衣甘藍，翻炒 1 分鐘。
4. 加入白米、水、鹽和黑胡椒。
5. 煮滾後蓋上鍋蓋，以中火煮約 25 分鐘或直到水分被吸收即可。

食譜取自<https://www.crsricebowl.org/recipes/vary-aminanana-madagascar>

# 與主 蜜契

一本關於《雅歌》的  
靈修經典

UNION  
and  
COMMUNION

or Thoughts on the  
Song of Solomon

J. Hudson Taylor

戴德生 著

王國 譯

## 蜜契 X 蜜契

從宣教歷史中所認識的戴德生，給人的印象恰似宣教先鋒：滿有信心、具備遠見和策略為神作大事。或許這些特質都理性地描繪著那位讓人眼見得到、宣教事工中的「人」，但誰曉得戴德生卻給歷世歷代教會一份容易被忽略，卻又極其豐厚的屬靈遺產？他個人「與主蜜契」，乃是他從心靈及情感深處去經歷上主那不死的愛，縱然歷經患難、缺乏、病苦、孤單、被拒絕、被恥笑，那又何妨！這豈不正映照著使徒保羅所言：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期許透過《與主蜜契》一書，讓戴德生帶領我們一同遊走於《雅歌》的字裡行間，體會耶穌溫柔的呼喚，在祂的愛中安息。讓我們的信心不再只是一份責任，而是因著個人與神之間親密的結連，叫我們義無反顧，全然委身！